

北越擴大印支戰爭的新估價

羅石園

共黨所謂「印支高峯會議」，已決定成立「印支人民聯合陣線」，聲明團結一致，把「抗美援朝進行到底」。寮共越共的實力均微不足道，再加上為空中樓閣的施亞努政權在東開闢第三戰場，北越的戰鬥任務更須加重。河內所以不惜一肩承擔，完全基於當年勞働黨認為法屬印支三邦，都是他們復國後的領土，所以在反法戰爭時，多方籠絡寮東反法份子以各國共黨名義成立越盟的分支組織，而以「印支民族解放戰爭」為口號。但時移勢轉，二十多年前的抗法號召和戰略，是否適用於當前？寮東兩國人民對北越軍入境作戰的觀感如何？經過長期戰爭的北越，再能堅持擴大後的戰爭若干時日？都須重新估價。

一 從越南戰場看北越和越共軍戰力的衰退

本年一月以來，寮共會合捲土重來的北越部隊，在進攻川壩的同時，分兵南下，圍攻百細，進逼寮南各大城鎮，至三月初，由川壩沿瓦瓶平原，直下猛寨、猛綏，一鼓囊括寮北所有戰略重地，其攻勢分別指向永珍與鑾巴拉邦。接着柬埔寨發生羣衆反共怒潮，迫使國會罷黜引共軍入境的施亞努，北越侵駐柬埔寨的部隊竟甘冒干涉鄰邦內政的罪名，公然對東軍作戰，以支持施亞努復辟為掩護。

從河內召開所謂「印支高峯會議」，及其決定成立「印支人民聯合陣線」，聲明聯合一致將「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到底的聲勢看：顯然是決定使越南戰場擴大到寮、柬——以武裝一舉奪取三國的政權。因而使舉世震驚，竟認為此種聯合攻勢將難以阻禦。其實寮、柬戰爭的掀起，並非由於北越在從事越戰以外，更有餘力開闢第二、第三戰場，主要企圖，乃在挽回越南戰場的頹勢。所以從寮、柬戰場個別看，似乎是由北越主動擴大戰場；如果從越南戰場看全盤戰局，則是由於北越在越南戰場無力展開攻勢，遂不得不冒險擴大戰場，仍是居於被動地位。

北越擴大印支戰爭的新估價

越南戰場，自美軍在尼克森總統的「越戰越化」政策下分批撤退以來，共軍並未發動大規模攻勢以阻止美軍撤離，但這並非由於共軍願意採取與美軍撤離的相對降低戰爭行動，而是出於力不從心。迫使共軍在越南戰場戰力衰退的原因，並不僅是越南國防部隊的迅速擴充與戰力加強；更重要的，是在綏靖計劃實施下，使收復區的難民返回鄉里，支助他們重建家園的，去年已達四十萬人；曾被迫參加越共充任游擊隊的鄉民，經過自首而獲得大赦的，一九六九年超過前一年的兩倍——計共四萬五千人；同時給予農民以自衛訓練及武器，使他們在有組織、有武裝的農村可以抵禦共黨的威脅。（註一）目前已編編練了三百五十萬農民，在去年一年之內，有四千多個農民自衛隊為保衛家園而與共黨展開戰鬥。（註二）

越南政府給予農民以武器自衛，顯示充份信任廣大的農民；農民為保鄉衛國而與共黨戰鬥，更說明他們深切信賴政府必可掃清共禍。相對的使共黨一向恃以對抗政府的工具——廣大農村人民，已化助力為阻力，所能裹脅他們入伍的人數和可以勒索糧食的數量，也隨之縮減。以往北越和越共軍每月在就地征募的新兵人數約為一千人，由最近從北越滲入越南戰場的補充新兵，每月的人數較以往超過七倍；（註三）可見就地裹脅農民入伍數字減低情況的一般。至於可能就地徵集糧食數量的縮減，亦可由此推斷。

以往越共在兵源糧源方面，除本身可以就地補給而外，且可以其餘額補

足北越部隊，到越共不暇自給時，有兩項問題必須謀求解決：○如何就近謀求填補？○如何擴充連補路線以增加來自北越的兵員和糧食及械彈？寮國戰火的重燃，便是由於越共為謀解決此一問題而引起；柬埔寨民衆的反共怒潮，迫使國會不能不罷黜引狼入室的施亞努，更是由北越和越共軍爲同時謀求解決兩個問題所導致。

二 寮戰所暴露的北越軍弱點

經過寮國邊境的胡志明小徑，是北越對越南戰場的補給運輸線之一。共匪所建的演寮公路已伸延到猛梭，如果寮共能控制由猛梭沿瓦瓶平原通達奠邊府的寮國第七號公路；則由中國大陸到越南戰場的補給運輸，可以由此聯運而直達不必輾轉經過河內。這當然是北平興建此路的主要企圖之一。去年五月間，北越駐寮大使突然返回永珍，宣佈北越部隊將撤出寮境，據溥瑪今年透露，其交換條件，是永珍將胡志明小徑所經的寮國領土給予北越使用。（註四）這說明北越兵力不敷越南戰場的需要，不得不將入寮部隊調往越南；同時藉此換得寮國割讓胡志明小徑所經的領土，美國空軍自不能不停止轟炸。

但到七月間，越共在寮部隊，反而進攻瓦瓶平原，以凌厲的攻勢佔據猛梭，將七號公路通至與演寮公路銜接點猛梭的沿線地區完全控制，這並非表示北越改變企圖，而是進一步在撤退之前，爲寮共攻下沿第七號公路附近地區，使演寮公路與七號公路可以聯運。豈料永珍政府拒絕承認此項既成事實，並於九月初得到美軍空中支援展開反攻行動，遂造成北越入寮部隊大舉撤退的行動；政府軍不僅收復了七月間喪失的所有城鎮，連五年前即被共軍佔領作爲基地的川壩、康開亦同時克復。記者形容參加此役的永珍部隊若有神助，其實是由於北越兵力不敷，七月間的攻勢，本是以進爲退。至永珍政府不受越共的威脅而拒絕其得寸進尺的要求，遂不能不在面臨陸空聯合反攻情勢下迅速撤退。

可是本年一月間，越共又何以有力量再揮軍入寮重佔舊地？其企圖，仍在加強經過寮境對越南戰場的連補線。但由於去年七月的戰役中，曾經攻下寮國中立軍總部所在地的旺永，及沿瓦瓶平原所有中立部隊的駐地，將所收容的該部隊官兵一致編入由寮共豢養的一枝中立部隊，其領導人杜安，即爲

當年康立的副司令。（註五）經過數月的整訓，北越和寮共準備攻下七號公路沿線地區，交由左派中立部隊駐守。因爲這一帶的防區，在一九六二年經三派協議，原是劃歸中立部隊駐守的，所以北越認爲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與火力，對此一地區的永珍部隊展開致命的一擊；同時攻略寮南，威脅泰邊，迫使泰國不敢再如去年九月出兵援寮，永珍便唯有要求停戰和談，重履以胡志明小徑所經寮土交換其部隊撤離的諾言。在右傾中立部隊已潰不成軍的情況下，以原劃由該部隊的防區交由左傾中立部隊駐防，這是誰也無法反對的，它即可以完全達成加強經寮境對越共補給線的任務。

當猛梭攻陷時，越共部隊所可能使用的部隊已完全使用，但永珍政府尚未提出停戰和談要求，所以河內不得不主動播出以寮共具名的和談五原則：其第一項即爲美寮空軍停止對寮國全部領土的轟炸，並撤退所有美國駐寮人員。這已完全暴露了此一戰役的企圖——在加強對越共的運輸路線。最後一項，規定在談判期間，作戰雙方，均不得以武裝攻擊另一方部隊的據守地區，（註六）更顯示北越入寮部隊無法長此留駐寮境，急於將所攻佔的瓦瓶平原沿七號公路地帶交給寮共支持的中立部隊駐防。否則永珍部隊既非越共軍的對手，自然願意邊談邊打，何必顧慮到永珍部隊乘和談的機會反攻？

至於它在和談五原則中何以不明白表示北越部隊撤離？一則由於河內根本不承認其部隊在寮作戰，再則它要作爲和談時交換條件。但它在寮作戰的兵力僅止於此，且急於他調的情形，從美國由泰境空運志願兵兩營入寮即將攻勢遏阻，（註七）亦可想見決非此區區兩營部隊即可抵禦越寮共六萬人的進攻，實由於北越部隊於攻下猛梭後，一部份主力已經他調，且補給亦大感困難，從寮國戰場上，處處都可以窺見北越兵力不敷和補給困難的情況。

三 共軍在柬無路可退的苦衷

再從柬埔寨看：雖河內北平一致指摘柬人反共事件，乃由美方所策動；但根本因素，仍不能不歸究於北越和越共軍對柬埔寨的壓力近年來與日俱增。正如東國會辯論時所指出的：共軍向柬農民以半價征購糧食，將訓練場所、傷兵醫院、主要倉庫等大量移入柬境，且建築永久性的營房，開闢公路，開墾農場；並收買柬方主管儲運官吏，以東國運輸系統及倉庫供共軍對越南作戰服務。尤其每次越南戰場聯軍向柬境共軍庇護所採取報復行動時，柬軍

不能不由前線哨所後撤；但到聯軍報復行動停止後，東軍的哨所即被共軍竊據，交給東共武裝據守。（註八）這是造成東人要求共軍撤出的怒潮及施亞努遭受罷黜的根本原因，河內在此一事件醞釀過程中早已洞悉。所以范文同曾有二月間訪東的應諾。（註九）

北越雖有吞併柬埔寨的居心和赤化此一鄰邦的策略，但在時間表上，是排在越南和寮國之後。當越戰開始，便儘量籠絡金邊政府，使它以中立為名而供其作越戰的利用，其手段，是儘量給柬埔寨的利益及不損害其自尊心，尤其避免與東共發生關係。若問北越和越共入東部隊何以突然改變對東態度？答案很簡單，完全由於在越南失去了廣大民衆的支持，使它在越南農村可以征集糧食和兵員地區日益縮小，乃不得不向柬埔寨謀求填補。其征購糧食，開闢農場的目的在此，建築公路，以柬埔寨運輸系統供其利用的目標亦復如此。

至於它侵奪東軍前線哨所交予東共據守，更顯示共黨部隊已瞭解它們在越南境內控制區的恢復已經絕望，唯有改變其先越後東的赤化程序，使沿越南的東邊及施亞努小徑所經地區，先建立東共政權，把寮共的形式在東翻版。在去年之內，施亞努因此曾一再向北越提出警告，甚至公開在記者會上宣佈北越和越共部隊分佈在東境的駐地，呼籲美空軍依照其指示的共軍在東境駐地進行轟炸。（註十）可見共軍年來在東的橫行無忌，及其在邊境為東共建立傀儡政權的陰謀早已昭然若揭，連今日供其利用扮演柬埔寨傀儡政權的領導者施亞努亦不能容忍。

施亞努被國會罷黜後，蘇俄立即警告東新政府切勿改變中立政策；（註十一）北平於龍諾政府宣佈不改變中立外交路線時，當即暗示東駐平使館與金邊聯絡，（註十二）均顯示有與新政府對共軍入東問題謀求妥協的意願。由於東新政府對侵入東境共軍的要求，祇在遵守諾言，並非完全撤出東境，從龍諾在事變前給予施亞努的私函中：「希望增加國防兵力三倍，以便有力量迫使自稱為我們的友人遵守諾言，不敢再肆無忌憚地侵犯我主權」，（註十三）即可窺知與東新政府在此一問題上謀求妥協並不困難。祇須共軍稍作讓步，再由蘇俄毛共應允給予東新政府增加兵力的裝備，並接受一部份美國軍援，柬埔寨即不致燃起戰火。

然而北越何以決然斷絕和平談判之路？這並非由於北越尚無能力可以開

北越擴大印支戰爭的新估價

闢第三戰場，乃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不得不企圖作死中求生的冒險；這顯示北越和越共在東部隊向越南戰場毫無退步，對東國農民生所征購的糧食如照市價付款，北越又無此財源。何況東新政府將一向被收買而為其備運服務的官吏一併撤職法辦；縱使施亞努小徑能於談判中仍供其利用，亦不能因應其越南戰場的需要。故不能不甘冒侵略的罪名，捧出施亞努成立傀儡政權，以作其武裝竊據東國邊境行動的掩護。

北越在東用兵的目標，並不在佔據全東，也沒有推翻金邊新政府的企圖。由其軍事動向，可以瞭然於河內陰謀，祇在佔領東境沿越南地區，及連接寮南胡志明小徑的施亞努小徑沿線，與從雲壤港通至越邊公路沿途地帶，由施亞努政權出面統治，以與金邊政府分庭抗禮。可見其自知力量有限，不敢作進一步的妄想。而自三月二十日至五月一日，經過四十多天的時間，以壓倒優勢的兵力與火力對東軍進攻，竟未能達成此區區任務，其戰力的衰竭概可想見，無怪乎美軍入東參戰後，唯有倉惶逃遁。

四 北越尚有多少戰爭潛力

北越在寮、東先後開闢戰場，原是針對尼克森防衛計劃的漏洞——不以地面部隊在越南以外的國家協防，所以敢於藉寮共與施亞努政權名義發動侵略戰爭而使之內戰化，俾達成它以寮東為越戰大後方，並分割兩國的雙重目標。誰知寮戰遭遇到尼克森以志願軍作地面協防的反擊；東戰更意外地引起美軍直接入東參戰，站在河內的立場，可謂藉寮、東支援越戰的目的未達，反而使投入此兩戰場的兵力無法自拔。但它能否根據所謂「印支高峯會議」的決議，同時在越南、寮、東進行「解放」戰爭？這得看北越本身尚有多大戰爭潛力。

北越的總人口在一九六四年為一千七百萬。（註十三）佔半數的男子，應為八百五十萬，除老幼各佔三分之一而外，丁男不過二百八十萬人。其可以動員作戰的丁男最高限度，不能超過一百四十萬。據美越盟軍方面去年十月公佈：自越戰發生以來，北越部隊在越南戰場死亡的總數為五十四萬餘名。武元甲亦早已承認北越在越南戰場陣亡人數為五十萬。（註十四）具見此項數字的可信性。縱將傷殘而無法再上戰場的人數作最低限度的估計與死亡人數相當，也損失了作戰兵員在一百萬以上。依照紐約時報最近的估計：目前

北越部隊在越南戰場的為十萬人，在東的北越與越共部隊為五萬人（北越正規軍約三萬），寮國境內的北越與寮共軍為六萬七千人（北越軍約四萬），留在北越境內的正規軍二十五萬人，北越的總兵力為四十二萬人。其征召的役齡，已降至十四歲，可見動員的兵力已達到最大限度。

但據泛亞社記者陳加昌四月十四日報導：目前北越部隊在越南戰場的為二十萬人，在寮國的為六萬五千人，在東的，有四萬人，對北越總兵力的估計一般均不相上下。如果此項分佈數字正確，則北越仍留在國內兵力不過十一萬五千人。除擔任國內防務而外，僅可作為與前線部隊輪調調整，再用於增加前方兵力的不可能太多。從三月間使用在寮國戰場的部隊急於調回，便顯示河內兵力不敷調遣情形之一般。它能否再擴充部隊因應目前擴大印支戰場的需要？我們亦不難從北越的人口比例與結構加以推斷。

一九六六年，北越政權透露：經過二十年戰爭以後，北越婦女的人數比男子多五十五萬人。當時國防部長武元甲已承認在戰場上損失了五十萬兵員。至去年河內又透露其人口數字：婦女比男子多一百萬人，而且少出的百萬男性中，以青年佔絕大多數。因此，在工業勞動方面：女性佔百分之六十；農業勞動方面：女性佔百分之七十。平均一年的工作天數為一百天。由於許多人受到幼兒及家務的拖累而分心，以致河內地區的工業勞工，平均一個月祇工作十九點七天。（註十五）這已明白指出二十多年的長期戰爭，已使北越的丁男損失到極大限度，導致勞力缺乏，生產不振，經濟凋蔽；不僅無法擴軍，在經濟上已難以支持目前的戰局，何況再擴大印支戰爭？

再就經濟情形看：北越每年的進口總額高達十億美元，其中大部份是軍火與食物；出口額則不到一千八百萬美元。（註十六）在農業生產方面，據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在本年三月間談話指出：一九五四年後的十年間，全國農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此後的發展，仍然穩定。這說明一九六四年以後並未增加。但一九六四年的稻米產量為四百二十萬噸，平均每每人所分配的糧食約二十磅，所以需要糧食大量進口。而每人每月的定購額亦只有卅磅食米。（註十七）無怪乎北越廣大人民面對着田園寥落，骨肉流離的情況而消極厭戰！誰又能否認河內侈言擴大印支戰爭不是自不量力？

五 印支民族「解放」號召在寮東的估價

誠然，河內所強調的人民戰爭，是組織起廣大農民出兵出糧，以戰養戰。東埔寨和寮南都是產糧區，它以寮共和施亞努政權出面，用「民族解放」為號召，向寮、東人民灌輸馬列主義，並使用共產黨的裹脅手段，能否先「解放」寮、東而後包圍越南？可是它這些策略在越南既已失敗，再用之於寮、東，自然更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北越與越南，原是一個國家，同一民族，由北越出兵南下，以「民族解放」和「抗美援朝」為號召，對越南人民，應該仍可以多少發生當年抗法戰爭的影響力；但在東、寮兩國，則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翻開歷史，寮國從來沒有入過越南的版圖。雖然在一四七八年，越南王黎聖宗(LE THANH TOAN)派兵打入過寮都巒巴拉邦(當時稱瀾滄)，驅逐了寮王帕雅·酒埃·蒂阿巴特(PAYA, SAI TIABAPAT.)，但到第二年，寮太子即號召國人打退越南軍而復國。東埔寨當九世紀至十二世紀安哥王朝(ANGKOR)極盛時代，其國境淹有越南南部地區，在十九世紀中葉，東國雖因王位的爭端而形成分裂局面，兩方曾一度分向泰越兩鄰邦求取保護，但為時甚暫，旋即成為法國殖民地。而法屬印支領地，亦在東寮兩國各設留守使仍由兩國國王負統治名義，不過與越南同置於總督統治之下而已。（註十八）

就民族來說：越南的安南人(ANNAMITE)，和東埔寨的吉蔑人(KHMER)，及寮國的佬人(LAO)，無論在血統、語言、文字、風俗各方面都不相同。近代民族學家如英人薛登法登氏(ERIK SEIDENFADEN)，雖把安南人和吉蔑人同列入孟吉系(MON-KHMER)，但寮人則列入泰人系(TAI)，與緬甸的掸人，泰國的泰人及雲南夷人，同為一系。（註十九）他們的確是語言文字各方面都相同。至於吉蔑文、寮文，均與越南文大異其趣，風俗習慣亦頗不相同。

因此，北越所強調的「民族解放」戰爭，對東、寮兩國人來說：他們必然會認為是來自北越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武裝壓迫。由於他們深悉法國殖民勢力退出以後，大家在其獨立的政府統治下已相當自由，所受到的痛苦，都是來自北越和各國共黨的武裝侵略。至於「抗美援朝」口號，他們更瞭解美國兵到來時，對村民是給予援助；北越部隊則是要求他們貢獻。當年在抗法戰爭中，由於面對的是同一敵人，大家有爭取獨立的同一目標，而且領導反法

的人，又大多是留法的知識份子，所以都並不反對接受越盟的統一指揮。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些條件都早已隨着似水的時光而消逝了。

寮東兩國在獨立前，都祇有皇室和貴族子弟始有接受教育擔任官吏的機會，平民祇有在寺廟由僧侶教給文字以認識經文，誰也不會有過問政治的妄想。但到獨立後，政府興辦學校，使平民都有接受教育而從政的機會，像柬埔寨的大學即有九所，每年畢業生數以千計。中小學校更加普遍。他們要求國家進步，切望貢獻自己的所學，對皇室貴族仍然壟斷政治，享有特權，內心的忿慨不難想見。寮國當年康立率傘兵團叛變的起因，便是由於另一位戰功遠落他後的團長以出身皇室而越過他優先晉級；施亞努被推翻，更是因他使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而又聽任皇室貴族阻擋了他們的出路。柬新政府要廢除君主立憲而建立共和國，也是由於此種壓力所致。

連年的戰爭和教育的普及，使寮東兩國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的一代，在思想行動上已不能再由少數人所左右，十多年的獨立自主，與越南——尤其是北越由當年法國所加予的聯系線已漸漸割斷了。北越仍企圖運用已經過氣的皇室貴族人物，重拾當年抗法戰爭時代的口號來召喚他們作戰，寧非妄想？

六 施亞努尚有多少剩餘價值

北越當然要在寮，束使用共黨慣用的裹脅農民造反法寶，不過功效也可能不會太大。因為共黨引誘農民鬥爭的釣餌是分田，而以地主為鬥爭的主要對象。在柬埔寨的農村中，自耕農佔百分之九十，每戶擁有五公頃左右田地的十分普遍。（註廿）寮國大部份農民尚滯留在刀耕火種時代，其平原的土地，也大都都可以自由開墾。農民感到困苦的，是水利灌溉，並不在地主的剝削與土地主權，所以共黨無法藉土地問題挑撥農民造反。

回顧反法戰爭時代的寮共，雖經過越盟派遣幹員指揮寮共發展組織，建立農民武裝，但都毫無效果，卒令北越不得不於一九五三年直接派兵三路侵入寮國全境，這才留下了以後被稱為寮共的兩營武裝，但至今北越部隊仍不能撤離寮境，否則寮共便無法立足生存，這都是由於它的發展並未經過在農村中播種生根。而柬埔寨的「赤吉蔑」（柬共），在反法時代，越盟更出盡了力量使其發展，並不惜利用日治時代的首相山玉成為領導人，先以武裝鬥

北越擴大印支戰爭的新估價

爭奪權既被政府所策反而失敗，繼而在議會鬥爭中又得不到立足之地，終于使北越入束的兩營部隊，亦不得不於日內瓦會議前自動撤離。（註廿一）

在反法的當年，尚不能藉「民族解放」的口號在寮東兩國發展共黨組織，而今自然更加困難。一般都認為施亞努在柬埔寨農民心目中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量，北平和河內捧出他的傀儡政權招牌，必然會使農民歸心。其實不然，以往農民所以崇拜施亞努，乃由於他不經過流血戰爭而向法國爭到了獨立，且同時擊敗了被北越羽翼的柬共，使柬人免除了寮國和越南人所遭受的來自北越的紅禍。翻閱他過去贏得農民歡呼聲最高的講詞，無不是痛斥柬共勾結國外敵人出賣國家民族，並宣誓必將擊敗這批束奸敗類及其外國主人。至於他最初讓北越和越共部隊出入柬境，農民當時並未提出反對，因為共軍當時乃以兩倍於市價的價格向農民購糧。（註廿二）

而今，施亞努所號召農民參加的，是他當年痛斥為外國主人盡力而出賣國家民族的柬共隊伍，他要求農民支持的，是向農民征糧以至擄掠農村的北越和越共軍。為國家前途，個人利害，農民都不會再擁戴施亞努，由於他今日立場，已經和柬人站在敵對方向，所以北越所期望於施亞努在柬國農村中所發生的號召力必將落空。

七 今後的展望

共黨召開「印支高峯會議」以後，一般多認為這是共黨擴大印支戰爭的訊號，難免為美國何以應付越、寮、柬三個戰場而擔憂？如果深入一層從對方的實力看，支持這場戰爭的主力北越，其困難比美國不知要多出若干萬倍。固然美國國內是眾議紛紜，主戰派和互相爭執不休；但河內既有親毛、親俄與民族派三角的對立，而毛、俄更為印支和戰問題而爭執得展開對罵戰爭。

如果有人認為印支戰爭擴大後仍是長期戰爭而將節節升高，這使我們不能相信。因為北越無此力量，要同時在三個戰場進行長期戰，勢必使戰爭逐步降級。尼克森的越戰越化，便是對付北越的長期戰，對方將戰場擴展到寮、柬進行長期戰爭，尼克森亦將使寮戰寮化，柬戰柬化；以聯合志願軍對付聯合陣線，以游擊戰還擊游擊戰。試想在眾叛親離，民不聊生的北越和中國大陸，一旦有美式裝備的反共游擊隊進入，結合長期被壓迫的鐵幕人民，將

形成如何的情勢？大家當不難想像，這將是共黨擴大印支戰爭所得來的代價。

註(一)見本年三月廿六日香港華僑日報以「南越全面進步政府軍擴大收復區」為題的特稿

註(二)(三)見本年三月卅日琉球晨星報載艾索普專欄

註(四)(七)請參閱本刊上期拙著「印支三邦局勢對美、匪、俄的考驗」一文

註(五)請參閱本刊九卷二期拙著「寮國的戰局與政局」一文

註(六)見河內廣播電台播出的寮共和談五原則

註(八)見本年三月十五日香港星島日報

註(九)見本年一月十日法新社金邊電

註(十)見五十八年三月七日合衆社曼谷電

註(十一)(十二)(十三)(廿一)(廿二)請參閱本刊九卷七期拙著「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一文

註(十三)據一九六四年統計

註(十四)(十五)(十六)見本年元月廿一日英文日本時報。

註(十七)見本年三月十二日香港華僑日報以「北越缺糧嚴重」為題的報導

註(十八)參見浩爾著黎東方譯「東南亞通史」

註(十九)見薛登法登氏(ERIK SEDENFADEN)所著暹羅的自然界與實業(SIM-NATURE AND INDUSTRY. 1930)一書的民族學章

註(廿)見陳以令著「越南現勢」

柬埔寨新政府的新措施

張耀秋

一 柬埔寨新政府的新措施

柬埔寨過去由於施亞努多年來無恥媚共的結果，乃造成經濟的落後與政治的危機，而為東國朝野人士所不滿，故柬埔寨的國民議會與王國委員會，於三月十八日舉行全體會議，依照該國憲法規定程序，一致同意撤回對施亞努親王的信任，解除其國家元首的職權，任命國民議會主席鄭興代理國家元首，直至依法選出一位新元首為止。新政府則由龍諾將軍出任總理，馬達克親王出任副總理。此次柬埔寨發生政變，施亞努之被推翻，在中南半島乃至整個東南亞局勢是一個轉機，是對自由世界的一大喜訊。

龍諾將軍等成功地推翻施亞努政權後，原擬改變施亞努的偽裝中立實則親共的政策，實行真正中立的政策路線，這不僅是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對東之獨立中立保證有明文規定，同時嚴格的中立政策的執行，也將使東國可

以避免陷落戰爭的深淵，也可使其三個鄰邦越、泰、寮均蒙其益。龍諾將軍開始原擬用下列的方法，來保障實行真正中立的政策：

(一)要求國際監委會恢復在柬執行任務。這一個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的產物，十多年來，有名無實，毫無成績表現，形同虛設。施亞努在二月間出國前兩個月，已要求該會自柬撤退，其所持之理由為經費缺乏。現在要重起爐灶，必須透過該協定會議共同主席英俄兩國的同意，才合手續。但是俄國對柬埔寨此次政變，多表不滿，故對龍諾將軍的建議，不感興趣，英國則獨力難支，故此路是行不通。

(二)邀約北越及偽「南方臨時政府」駐柬大使，在金邊舉行「圓桌會議」，商談北越及越共軍撤出東境的問題。但已經對方一再加以拒絕，龍諾將軍雖至今仍未放棄此一努力，但可以料定是絕無法成功的。

(三)請求安理會派遣觀察員前來，對侵犯東境共軍的事實，實地調查，